

續修
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四 • 經部 • 易類

易守三十二卷易卦總論一卷 [清]葉佩蓀撰

學易慎餘錄四卷 [清]葉佩蓀撰 錢大昕批、王鳴盛批並跋

周易篇第三卷首一卷 [清]李榮陸撰

易考二卷易續考二卷 [清]李榮陸撰

子夏易傳釋存二卷 [清]吳騫撰

退思易話八卷 [清]王玉樹撰

周易卦象彙參二卷 [清]譚秀撰

易卦圖說一卷 [清]崔述撰

八〇三

七〇五

六四五

五七一

五二三

三七五

一

161 | 04

易

守

〔清〕葉佩蓀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五年慎餘齋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九三毫米寬二八八毫米

嘉慶庚午年鑄

易守

慎餘齋藏版

漢魏以來說易者無慮千百家其說之多也象
二派而已象數之學自子夏易傳之後有二支一
自王韓之注至於唐孔穎達之正義郭京之舉正而其
說乃盛行有宋儒者從而暢之於是乎漢學宋學之途
分雖未嘗如尙書之今古文毛詩之小序紛然爲門戶
之爭而其各守師承不能相假閒有兼采兩派無所偏
主者如朱陳瓘之了翁易說鄭剛中之周易窺餘項安
世之周易玩詞元黃澤之易學濫觴董真卿之周易會
通明陳祖念之易用魏濬之易義古象通代不數人焉
易守

序

一

竊謂易者聖人所爲前民用以教天下非理固無以生
象而非象亦無以寓理惟夫泥於考象者不能得其宏
通簡易之旨迂于設理者不能適乎仁義中正之歸于
窮年說易而於易理愈隔易敎亦愈不可明則其弊均
也余以嘉慶丁卯忝爲閩撫時督閩學者爲同里葉筠
潭太史暇日過從出示其尊人聞沚方伯所纂易說且
索敎言余素聞方伯深於是書今幸受而讀之則條理
貫通本末駁僥不疎于人事亦不違于天道苟屬附會
雖京苟之古說所必辨也如其未安卽程朱之傳義不

敵從也要使聖人所以立教之旨明而說易之能事畢

矣古所稱夢吞三畫闇束九師者其在斯乎昔此邦何

元子撰古周易訂詁余讀其書每愛其網羅宏富而常

惜其博而未精今方伯是書實無其短而有其長且聞

太史已謀付梓人此邦人士必將有先觀爲快者余固

喜太史之能讀父書也而因此見我

朝學昌明超軼前古且使海濱鄒魯之俗亦樂得宗工利

器以範其趨則尤讀是書者所同欣頌者夫

嘉慶十五年二月愚姪張師誠拜撰

易守序

二

易守卷十

卷五

卷四

卷三

卷二

卷一

乾

坤

屯

蒙

比

訟

需

師

履

否

泰

小畜

卷六

卷七

同人

大有

豫

謙

卷八

隨

卷九

卷十

臨	觀
噬嗑	賁
剥	復
卷十三	无妄
卷十四	頤
卷十五	大過
坎	大畜
卷十六	離
咸	恒
卷十七	大壯
遯	明夷
卷十八	睽
晉	旅
卷十九	豐
家人	歸妹
卷二十	兌

蹇	解
卷二十一	益
損	姤
卷二十二	夬
卷二十三	升
卷二十四	井
卷二十五	困
易守	鼎
革	艮
卷二十六	䷰
震	䷲
卷二十七	䷳
漸	䷴
卷二十八	䷵
旅	䷷
卷二十九	䷾
巽	䷥
卷三十	䷿

渙

節

易卦總論

歸安葉佩蓀撰

卷三十一

小過

乾坤

卷三十二

既濟

未濟

易守

卷一

坤

易卦總論

一

謂順離乎仁以言義則所爲義者肅而不溫無厚德載物之功而愈恣其深沈慘刻之用故近于殺而不可謂義是則陰之與陽又幾于兩敵相持而必不可以並立者由其純任乎陰第知夫牝之爲牝而不知利牝馬之貞也故夫人倫之立君必得臣以播政父必得子以克家夫必得婦以理內此陽之不可無陰者猶之乎順以從健義以行仁也然使爲臣爲子爲婦者自用自專而不復委身致全力以恪供乎君父與夫之命則于臣爲不忠于子爲不孝于婦爲不敬人人皆欲惡而絕之一若天壤間斷不容有是臣子與婦者而原其始固未嘗不

欲資之以共理其國共治其家者也所以用坤之德必
要之于終防陰之惡必謹之于始履霜之漸永貞之戒
所爲漂漂者豈不以陰之本不可無而卒不可以獨用
也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爲學蓋可知矣夫乾之德好生
而行健至誠而无息以能化生萬物自庖羲氏開天明
道首觀象以立卦而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衍危
微精一之旨著詩書禮樂之訓莫不憂勤惕厲夙夜不
遑如天之運行而不息作者作師皆乾道也天地本自
合德體乾道而卽以坤之順承不違者體坤道所謂效
法之謂坤言坤以法乾成能而非有專用也自易教不

易卦總論

二

明異端競起一切猖狂瞀亂之說本屬游談無根不足
比數惟老氏生于周室隱居忘道柱下所藏必深玩而
有得焉嘗以爲其旨實並出于易而其所由異于聖人
者則舍乾而專效坤者也其言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者地質靜者地形也又曰守其雌守其黑雌者陰屬
黑者地色也又曰柔勝剛牝勝牡而其所謂三寶則一
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者坤象母儉者陰
養生涉世實有超然自得之妙而施之于用亦可以安
靜而不擾漢魏以來言老者必通易爲一家康節邵子

易卦總論

三

其機毒其鋒至利而福之發也斬然而立盡故秦用之
以并六國二世輒亡若勁鷹之振枯籜而戎有留餘元
虛之弊其情蕩其智至弛而患之中也汨焉而日消故
晉尚之以務名高東西流蕩若逃眩顛癲而終于不可
救此其得失之數無弗如響之應聲而胥合者誠以氣
原于道氣之所感物必應之亦若天地之春種秋獲秀
良遲速悉視其所受以償有不容以或爽者故孟子曰
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信乎學士誦法之歧係乎國家治亂之原非細
故也且夫德莫廉于不競而惡莫甚于篡奪其相去不

能以道里計而卒可馴而致之者何也蓋自萬物生而人倫備莫不根于至性至情實有是忠愛惻怛之隱而後制爲禮教名義以行其心之所安雖有恃驚殘賊之人皆有所徘徊顧忌而不敢逞以其所維繫者深也子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聖人豈真有私其所欲與爲哉顧其其所當欲當爲者必將誠求而實踐之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如此乎其至也今其道致虛極守靜篤旣而并以赴仁義爲多欲執忠孝爲妄爲則其視君臣父子夫婦之相聚不特適來適去毫無繫戀而且皇然若贅

易卦總論

四

易卦總論

五

天爲一窮神之化故特揭其象于坤之初爻曰履霜堅冰至當陰之始凝已直窮其禍機之所至夫子復深切而著明之以爲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出來者漸也蓋以教衰于上學紛于下固已前知夫異說之爭鳴綱法之淪斁不啻燭照而數計之見之確憂之深故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尊王卑臣原于易之進陽抑陰易辨之于早而春秋正之于終亂賊之不至接迹于天下聖人之功也雖然老氏之得地道豈真坤道哉亦體夫純陰之不善者而已八卦方位正北本坤必奉陽主之而隨之以東出正南本乾必率陰從之而佐之以西成坤固未嘗以其居下之靜重無爲者截然與陽敵故天地萬古而常存老氏則第見夫乾南坤北之坤陰陽對立而不相爲用天地閉之象也故聖人探其知來之神而契夫衍生之用則曰至柔而動也剛言坤之隨象以動而非純柔也老氏執其數往之迹而又參以自爲之私則曰柔弱勝剛是不第純用其柔而且虛心積慮以求勝乎剛此陰之所以剝陽卑之所以蔑尊也聖人體乾道而卽所以合德于坤老氏舍乾學坤而並失坤之貞蓋一陰一陽爲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一爲陽故乾全據其善所謂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分而爲二乃有一善一不善者存而坤道不純爲坤能順陽含其半之不善者以合于善而二仍得一則天地之道皆曰不貳若坤自爲坤而不順乎陽則反棄其半之善者而一子不善是名爲守一而弁失其二也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老子則曰道生一道既一矣所生又烏乎一蓋老氏以二爲一故誤體夫陰二之不善者以爲道而何習其說者之信其爲真一而不知所返耶嗟乎經訓之是非關乎學術學術之真偽中乎人心人心之公私成乎世運子曰由辨之不早辨也學易者于幾微之介夫安可以無辨乎哉

易卦總論

六

帝王之所以治天下其度務也精其程功也久而其事極于至纖至細而無所不備後之人出私意以破壞其法反以爲先王之制時隔勢禁不可復行于後而稍有志者又復過而崇之以爲是神聖之所經營渺焉不可幾及一語及焉輒謙讓而未遑是皆不知夫治法之所由始悉本于天地自然之道而執一以御之者也古者大司徒六鄉之法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而遂人鄰里鄧鄙縣遂之數亦如之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井邑邱甸縣

易卦總論

七

都以任地爲井田之法于是司馬掌邦政伍兩卒旅師軍其人數視鄉遂之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而學校出其中由選俊造進以授官而選舉出其中其論官材則屬諸司馬敎車甲則命諸司徒農無不兵兵無不學故司徒司馬之職相參而敎之也官定則制爵祿曰公侯伯子男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五等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而封建準是焉是故有井田則有兵乘有選舉則有封建而自上達下莫不以學校爲之經當此之時其天子諸侯享雍容清晏之休其卿士

大夫備兵農禮樂之選其民俗有孝弟仁讓之風其卒伍皆有忠信果敢之氣遠而至于要荒僰寄細而及于川澤樹畜凡天地氣化之所周皆王者經綸之所給是豈一民一物憑乎我心之懸量而遂能與于斯哉蓋必有循其本而推暨之者焉觀于師比二卦之象可以得其故矣何則乾坤既立而屯君之蒙師之需養之而後人物日強而至于訟陽德之生既以漸而盛矣陽爲生主而其生之多者散之卽爲衆陰故需訟以坎合乾而

師比以坎合坤坎爲陽之一元而坤之象爲地爲臣爲民地爲井邑鄉遂臣爲公侯卿士民爲衆庶卒徒陽以

易卦總論

八

生之之德制其治之之權故一陽在下而統率諸陰于外則井牧分而可推之以爲兵制一陽在上而親附諸陰于內則選舉明而卽廣之以爲封建此天地之所以一往一來而成象卽帝王之所以治內治外而爲法所謂循其本然而衷之以一者也遠古之初不可得而紀矣自卦畫肇于伏羲氏而神農制耒耜黃帝作邱甸時卽有牧伯之建置迄于唐虞三代而其制愈詳且備舉弟如節候度數之稍有盈虛以通其變而王制數大端則猶如經緯之繅陳非是而無以底于至治故遯相沿

襲而靡有異董子曰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此之謂也周道既衰王政遂闕一時競以權術相尙驚近功而遺遠畧貪小利而忘大害始壞田賦之制而浸淫及于秦之并吞先王之制遂至于蕩焉無存兩漢之世未嘗不欲補綴其一二而行之而紛更滅裂卒不可以復者何也蓋井田兵乘學校選舉封建諸政其本于天道者一而已聖人舉之則一舉而無不舉後世廢之則一廢而無不壞者其勢然也

易卦總論

九

比

自乾坤定位而後屯之震陽始奉于下以利建爲侯而氣化之一往一來者凡歷六變而爲比坎中一陽乃正位九五首出羣陰以定大一統之謨蓋自是而三綱五典恩明誼正厯古今而不可易也其六卦之運用坎者何也坎者乾之中氣生生之源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萬化之成一以生德爲本使之滋潤充滿而後百爲繼起故坎之一元無不在其中焉坎之無不在卽乾之中氣無不在非有二也然則有坎卽有離而泰否以前之卦不及離者何也曰坎與離對未有能外乎水火者舉坎

易卦總論

十

則離固具焉如春之發生全資土膏雨潤之功而溫煦之氣亦乘時而蒸動膏潤者坎也其可見者也溫煦者離也其運于無象者也至于炎烈繁昌之會而離象始呈重卦之所用以爲序亦猶是也是故聖人定爲六十四卦之序渾然與天地同流蓋不言而道存焉傳曰默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在觀象者自得之而已矣

小畜

小畜者象陰陽之所以成雲雨也乾元象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傳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天地之所以生生不息者雲雨而已雷者所以宣雲雨之伏者也風者所以助雲雨之長者也山澤者所以出雲致雨爲啓閉之橐籥也陰陽變化之功莫不歸于是焉顧其象爲耳目之所習見雖野夫稚子可以占其候而究夫二氣網繩之故則自古載籍極博罕得而詳其說故儒者但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宋張子正蒙曰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獨易卦總論

十一

能推其致于陰陽其旨精矣然而按之于聖人之易似猶有未盡合者何則雲本在下濕潤之氣陰道先迷不能自起必陽氣下求載之而上然後如饋餉之蒸鬱濤瀾之翻湧以升而爲雲此乾陽在下而巽陰得位于上之象蓋大有氣焉以鼓之而行非適然陰爲陽得而飄揚自如也天氣愈上則愈剛故雲至虛空則不能以復連本述而上行及其著物爲質又能實而下陷雲氣合而而成雨猶之剛柔爻而成坎此有孚惠心而既雨既

之象和之至也若謂陽爲陰累而相持爲雨則是陽之

不得已而繫陷于陰至爭薄不釋以墜是天地之戾氣

也何以釀太和而滋生化乎故小畜彖象所以明天地

生生之德而推極夫雲雨之所以然其象至微而其理

又至庸惟聖人能知之而專設一卦以著其確使學者

觀象而會心焉此天道之所以可得而聞者易教固無

不具也或曰聖人設卦以盡人事之用今小畜始終明

一雲雨之象于人事何與乎曰天道之運行不息人事

之變化無窮者生生焉耳生德明則人事不可勝用矣

誠能觀于陽之必下求而陰雲始上也故婚姻之道必

有求吉問名之禮以先乎女君臣之遇必有幣聘賓興

之典以先乎臣使陽而違此則子男爲曠于君爲慢矣

陰而違此則子女爲奔于臣爲干矣觀于陽上必有孚

于陰而旣雨也故婦旣歸而當有貽勉同心之好賢旣

舉而當有明良一德之休否則唱隨廢而家道不成心

膂睽而膏澤不行矣觀于旣雨旣處而君子不可復征

也故女雖順而牀第不可以終溺臣雖親而威福不可以久專否則弛而不張陰盛而陽靡矣是則小畜立卦

不沾沾于一事爲之象而人事之所以取資者愈無乎

不備焉向非深察其本易以克究其用哉

履

人生之有禮也雖出于聖人之制作而實本于天理之

自然蓋自人之初生有夫婦則有父子有父子則有君

臣上下一如天澤之有定分而不可踰聖人者特因其

尊卑長幼男女之序而爲之節文故三千三百雖極于

委曲繁重而非有加于性分之外也然而聖人非徒循

其自然又有所大不得已于斯世者焉何則人生不能

以無欲欲勝而輔之以巧力則攘爭吞噬動人于死亡

之地惟有禮焉以制之使其以柔馴剛而剛亦懷柔則

上不奪而下不犯而生人之害以定記云安上全下莫

易卦總論

主

善子禮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皆言夫禮之甚切于人

故卦不曰禮而曰履者以見其跬步不可離也或者謂

夫子之陳九卦首曰履和而至履以和行而九五獨曰

夬履得毋有乖于用和之旨故先儒以貞厲爲有危道

殆不可謂盡善歟曰此聖人之精義入神之用也卦以

兌說應乾而乾已爲不咥人之虎固相和而無間矣正

恐其過于和而失其剛則綱紀以弛故九五又當夬履

乃所以濟其和也魯論曰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蓋禮以和爲貴者則說而應乎乾之

義以禮節和者卽夬履貞厲之義合而觀之殆知聖人

之本天以制禮者固極其至善而无弊焉耳

泰

自乾坤至履凡十卦陽爻三十陰爻三十三極之數一終而陰陽均分子是爻而爲泰而氣化之太和而人物生生之原也天地之道東北四陽在下西南四陰在上用是以順往逆來之數成神妙變化之功天地以是亘古而不息泰之陽下陰上卽全體逆數之方位彖所謂小往大來者與大傳數往知來之旨指歸如一故泰否爲乾坤之橐鑰而全經皆以之爲權與天地非泰萬物不生君臣非泰政教不行男女非泰家室不興身心非泰德行不成此泰之爲道无時无物而可違焉者而或者按月以配之則于天人之蘊失之遠矣

易卦總論

泰

同人

陰陽相合之卦多矣而必以五陽一陰爲同人者何也卦惟一陰以專其志而後見其同之篤卦又有五陽以爭其配而後見其同之難六十四卦中能極其同之致者無過于此故九五爻辭必至于號咷師克一若有異于和順從容之道而不知聖人于此正所以極乎性情之故而立倫常之準也何則世之安常履順握手言歡而終身無間者未始非同也顧當其未同之先或山川間阻或形勢睽違則冷漠而失之者多矣能卜其果同否耶卽至旣同之後而讒疑交起禍害相傾不得已而中易卦總論

去

易卦總論

古

折不回此卽九五失號後笑之象也或謂爻義旣善而未言吉者何也曰九五之爻卦曰亨貞象曰中直其爲吉不待言而知矣顧凡經之言吉凶者所以示趨避之宜以爲能如是則吉反是則凶也若五之同于二發乎至情至性有必不容已者其號咷而終得相遇也理之大順而心之至願初不以其吉而幸而爲之也其或天道不常變出意外至于號咷而終不相遇資志而不得伸而忠臣孝子仁人志士之心固不因其凶而忍而不爲也然則如五者吉凶俱不足言而後愈見同人之道之盡善而無遺憾也不然彼四之乘墉弗克視五之中正相去何如而爻辭猶以吉許之豈五反不如四而不可謂之吉乎先儒又有謂九五專以私暱應于二非大同應二陰陽得其偶中正合乎義初非涉于私情之好意氣之偏迺情之專者物必姤之遇之美者衆共爭之而五以天德之剛極天性之篤當其未遇中情鬱勃欲泣欲歌至于崎嶇間阻親冒顛危以期必同而後已如此而後爲眞同斯豈履順安常者之所能有是哉推是道也友朋之誼極之一貴賤忘死生而後金石之情見夫婦之好極之誓皎日矢靡他而後冰霜之節顯以至君子父子之間無不致身竭力經歷險艱而忠孝之氣百